

第二十話

幾號樂家老鋪及其員工們



懷仁堂與居仁堂——與中南海二堂同名的藥店及其他

秋風乍起，年僅二十三歲的樂東屏在程老師的陪同下，風塵僕僕地走遍了全北京城，終於在西四牌樓北邊路東找到一家鋪面房，適合開設中藥店。那是一個三間門臉的二層中式樓。經過一番修飾，在一層中間門上方高懸「樂家老鋪」匾額，上首門上方有「靈蘭秘授」，下首門上方有「瓊藻新栽」大字匾額。這是樂氏家族開設同仁堂衍生字號的標誌。一層兩個門柱上都是「懷仁堂樂家老藥鋪」的招牌。二層樓頂兩側各有一南北向的長大招牌，上書：「懷仁堂藥鋪人參鹿茸」。幾年後，在懷仁堂門面房北邊的旁門上方，又用磚雕刻成「懷仁堂藥鋪鮮藥圃」八個大字。當時筆者雙親正在向劉榮弟老師學習書法，故此磚雕八字是請劉老師寫的。開張之前要請藥工店員，剛好有四位不同專長的中年師傅連袂而至。他們是楊柱臣、劉維三、陳子山及張鑑秋。楊師傅精於丸散，劉師傅專長帳目，陳師傅熟悉刀功，張師傅善長斗上挑揀功夫。經他們介紹又來了一、二十人。這時懷仁堂藥店已初具規模，正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等待擇吉開張了。

筆者父親為藥鋪取名頗費周章，他最後想到遊玩中南海時，曾到過懷仁堂，當時他就喜愛這個堂名。他想懷仁有「心懷仁德」之意，又有「聖人懷仁仗義」等佳句，所以他決定為藥店取名「懷仁堂」，並定於一九三四年元旦開張。開張那天很是熱鬧了一番，

西城有位名流老者前來道賀並買些平安藥，又鼓勵了父親幾句，說：「你年輕有為，要把同仁堂的優良作風貫徹到懷仁堂中去！」此後，懷仁堂的小兒用藥很受歡迎。

一九四三年，永仁堂和懷仁堂各自宴請以四大名醫（蕭龍友、孔伯華、汪逢春、施今墨）為首的全北京城著名的中醫大夫。當時只有永仁堂和懷仁堂有此壯舉。永仁堂宴請那天，四大名醫均未出席，只是道了謝。而懷仁堂在西城大飯店同居請客那天，四大名醫之首的蕭龍友大夫前來出席了宴會，為懷仁堂增色不少。飯後，筆者父親親自送他到飯店大門口並致謝忱。蕭龍友和趙心波等幾位老大夫都很照顧懷仁堂的業務，據說懷仁堂還見過周恩來總理開的中藥方。父親說：「周總理不僅是中外馳名的政治家，而且多才多藝，懂些醫術，開個藥方對他也非難事。」

從懷仁堂三間門面房進門後，對面有一長形大欄櫃，後面有兩排藥斗，中為通道，兩側有盛放丸藥的盜罐。欄櫃右側有一小門可通後堂，後堂中間有一較大單棚，春節東夥團拜時，大家團聚於此。單棚內側有一樓梯可通二樓，樓上樓下各有一會客室，是買賣參茸之地。往後走為廚房，旁為食堂。再往後走的過道旁邊有一類似下水道方坑，內養活蠍一兩百隻，灰綠色的活蠍爬滿坑內，密密麻麻的一片。其旁地上有一天然冰冰箱，內貯一兩段鮮石斛、鮮蘆根等。食堂外邊有一個六分七的大院落。大院北邊有兩間斗房，是挑揀藥材裡雜物的地方。斗房東側是三間溫室，種有香櫛、佛手等藥用植物，也有瑞香、桂花等觀賞植物。冬日暖房中種上幾棵黃瓜秧，幼小的黃瓜常彎曲不直，王師傅就墜以

泥塊使它伸直。大院東頭有一手壓壓水機用以澆園。食堂外邊有鮮石斛、枇杷葉等盆栽植物。地裡成壟大面積種植的藥用植物主要有兩種，鮮藿香及鮮佩蘭，還有少量荊芥和薄荷。藿香是唇形科植物，高約八十公分，有香氣，莖四菱形，葉橢圓狀卵形，花淡紫紅色，排成頂生穗狀花序。佩蘭是菊科植物，莖圓柱形，葉對生，通常深裂，裂片長圓披針形。秋季開花，帶紫紅色，頭狀花序排成傘房樣聚傘狀。夏秋時一片綠意，隨風飄來藥香，新鮮的空氣使人心曠神怡。

在壓水機旁還種有幾盆荷花、菖蒲、水蔥之類的水生藥用植物。筆者兒時常喜手搗菖蒲、水蔥葉，而且一搗到底，愛聽其發出的「撲、撲」聲音，至於搗過的菖蒲、水蔥葉是否能活就不管了。一年夏天，一位先生告訴筆者，溫室外爬的甜瓜秧上的甜瓜熟了，他旋即想起筆者父親對水果的偏見——父親說：「瓜果梨桃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弄不好吃了會拉肚子。」該先生立即改口說：「這都是屎瓜，是大糞中留下的瓜籽長出來的。」後來喬師傅又從老宅藥廠調到懷仁堂。筆者母親喜歡請大家吃她做的醬油川手擀麵。母親感慨地說：「到了這裡，我才更有當母親的感覺啊！」

溫室和地裡的管理者王玉山師傅是四季青花神廟的人。他高大健壯的身軀，憨厚帶笑的面容，把懷仁堂後院打理得井井有條，藥圃猶似花園。他依照農村習慣，裸身睡覺，不論冬夏夜間都是赤身外出小解。他五十多歲時突然中風，筆者父親親自陪他去了幾家醫院檢查，他兒子本是老實農民，為此備受感動。

賣藥的大李在賣藥時很會與客人周旋，與顧客幾番交談就能做成大買賣，因此筆者父親提升他為櫃頭。與他前後不久到懷仁堂的一位先生心存不服，整天罵罵咧咧。父親知情後，當天下午就去了懷仁堂，請該先生到同和居飯館小酌，聽他發發牢騷，又安撫了一番，此事乃息。

在日本統治期間，一天有日偽二人來到懷仁堂，由老藥工楊柱臣接待，二人來的目的無非是勒索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楊師傅先請其中一人上樓，說：「我們兩位有點事。」上樓後，楊師傅許以酬金，該員未敢應允。楊師傅用同樣辦法把另人請上樓來，一談即成，使懷仁堂免花一筆冤枉錢，楊師傅又立新功。

抗日勝利後，一無業遊民前來騷擾敲詐。連續幾天，懷仁堂都給了他一些零錢，他仍不依不饒，強要進入內堂。店員告訴他，鑰匙已被經理拿走。他又要爬欄櫃，被眾人阻住。後來通知筆者父親。父親同意給他一筆不大不小的錢，該人把錢拿到手後，問：「你們報案嗎？」櫃上人答：「交個朋友嘛！」

筆者父親文化程度不算很高，大概相當於初中肄業，人又本分老實，不夠聰明；他只知道事必躬親，而不知發動群眾。因而懷仁堂的知名度與營業額無法和樂家老鋪中的佼佼者——達仁堂、永仁堂及宏濟堂相比，大體上與樂仁堂及宏仁堂不相上下。總之，懷仁堂在樂家老鋪中大體上可以屬於一等二級範疇。

一九三四年十月，筆者父親又在濟南開設了居仁堂藥店。父親常以二十三歲之齡一年

開兩家店堂而自豪。開始幾年，父親不肯使用懷仁堂及居仁堂的钱，認為它們是兩棵小樹，要常澆水，勤施肥，所以常讓兩號盈利再積累，不時地還用同仁堂分得的紅利來貼補他們。

筆者父親也喜愛中南海另一個堂名——居仁堂。按「居仁由義」，其意為「內心存仁，行事循義」。設立居仁堂藥店之初時，租別人店面房，後來改建新樓，地點在濟南二大馬路中原公司附近的繁華地區。父親喜愛當時北京東四的仁立大樓，於是就以該樓為藍本，門前又加以綠琉璃瓦為屋頂的門廳，更顯得莊重氣派。當時居仁堂的負責人是張子良及段周銘兩位先生。張先生機敏幹練，有「張小鬼」的外號。他們每天給父親寫一封掛號信，報告前一天的營業額以及發生的事。

建居仁堂之初，筆者父親曾陪祖母遊覽過泰山，那時的泰山還未曾修好上山的路，祖母說：「緊十八盤、慢十八盤的路真夠險要的！」母親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昔日孔夫子登泰山而有感，君今日登泰山有何感悟呢？」十幾年後，一九五一年暑假時，筆者與堂弟崇光去到居仁堂，張子良先生帶我們同遊了泰山，這是張先生第一次穿上藍布中山裝。那時山基本還是原樣，我們見到三義柏、肉身佛像、半山瀑布、山頂上的探海石和仙人橋等名勝。所謂仙人橋是三塊大石聚在一起而成，下為深淵。一軍人重遊泰山時，以半百之年，爬過仙人橋，因而留字為念。最難得的是，我們到達山頂之際，正趕上泰山日落，一派自然絢麗美景，讓人即使只看一眼也終生難忘。只見彩雲千朵，霞光萬道；

俄頃，日光漸斂，一輪紅日變淺，呈橘紅色，逐漸變成半圓形，又隱去一塊變成三角狀，最後全部隱去。後來筆者多次登山看日出，終因天氣情況，平平淡淡，再未見過如此壯觀美景。轎夫們對馮玉祥將軍有極為深厚的感情，因為馮先生曾為他們主持公道。一次一位英國紳士的戒指失落山上，馮先生就出面要該紳士不要難為轎夫。該紳士說要是平常之物丟了也就算了，而此物是紳士與夫人結婚憑證。最後轎夫幫他找回此物。十幾年後當我重遊泰山時，特在山下拜謁了馮玉祥墓，只見墓誌銘上寫道：「我——馮玉祥。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講闊。只求為民，只求為國。奮鬥不懈，守誠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盡心盡力，我寫我說。咬緊牙關，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點不錯。」

第一次登泰山時要在山上過夜。山上只有幾家小土店，門口掛一棒槌或笞籬以為標誌。既無鋪也無蓋，也沒枕頭。筆者和崇光弟各枕一書包，張先生以鞋代枕。女主人正在吃晚飯，好像是高粱米飯，家中幾乎是一貧如洗。

張先生回濟南後對我說：「到今天老東家也沒到居仁堂看看，他只讓我們準備了錦緞紅棉被。」一九五一年冬，筆者陪父親吃完涮羊肉後，他老人家便乘夜車奔赴濟南，豈意三十六小時後即返京。那時北京到濟南單程火車需要十二小時，筆者父親在濟南快刀斬亂麻地看望了眾夥友，又處理了幾件該辦的事，未作停留立即返京。

懷仁堂製藥廠的員工們

賈家花園九號是一所長方形的四合院，那就是懷仁堂製藥廠。前門是兩扇小黑門，另在正房西側有一小紅門可通老宅。此院西鄰老宅後門南側，東鄰老宅南廳後花園，對門是一煤場，斜對門就是普勵小學。此院正房五間，東裡間是帳房，西裡間是宿舍，中間三大間是製作丸散藥品的地方。楊柱臣先生是懷仁堂建堂時的四位師傅之首，他有豐富的製藥經驗及社會經驗，處理問題非常穩健。他平時常喜歡拉一個戲台雲手，說你們看這一手就知道我的功夫高低了。他和刀房另一位建堂四老師傅之一的陳子山先生發生過口角，弄得不睦，兩人互不相讓。以後在吃飯時，一位在第一撥，一位在第二撥，他們就不常見面了。陳子山師傅牙口不好，吃麵時總說：「盛鍋底，要爛糊的。」

懷仁堂藥廠有幾個徒弟，有個男徒弟乳名四丫頭，他前邊有三個姊姊，好不容易盼來了個兒子，養得嬌，故男孩女名。還有一名十六、七歲的小伙子，是東院大偉的奶媽的兒子。別人的眉毛都是左右分開，而他偏要兩眉長成一順邊。他閒暇時經常把左眉往右邊捋，致使左眉長得亂七八糟。

大柵欄同仁堂藥店內刀房的孟紹賢先生，是筆者父親最為信任的人，他不時到老宅與父親討論藥事，為懷仁堂舉薦新員工。一九四七年，父親曾想在重慶再開一號懷仁堂分店，並在同仁堂辦公會上提出要借調孟紹賢一段時期，開店之事終因故未果。就在那

一年清明後二日，父親帶筆者並請上孟先生同遊頤和園，在石舫餐廳吃到昆明湖內鮮魚。味道極好，可惜略欠火候。還遊了十七孔橋，路經銅牛時，還為孟先生留影作為紀念。

孟先生之子孟和也在懷仁堂學徒。孟和幼年時體弱，所以練武以健體。在懷仁堂學徒時，他曾教筆者練習十段錦。幾年後，孟和的五叔祖也來到懷仁堂製藥廠，他是小紅拳裡手，一時該製藥廠形成一個練武的班子。他教給筆者很多武功套路，其中有一項單刀破槍，筆者用單刀，用的是未開刃的真刀。他一棍掃來，筆者急用刀一搪，棍風已到耳邊，嚇筆者一跳，孟先生已及時收手。有一帳房先生外號王朝，善說書論古，同事都很愛聽。但他有個習慣，只要下午五點多鐘，一有人叫小徒弟到樂家胡同刀房叫撥吃飯，他就要到廁所蹲東，每天如此。一天孟先生冒壞，先占地方，果然王朝如期而至，他強忍兩分鐘，不得不高聲懇請孟先生從速讓座。

趙先生最初練武時，練霸王作揖，彎腰手僅過膝。過了幾個月再練此式時，雙手已近腳面，有了不少進步。一年過春節前，他請各先生為他鄉下老家寫幾副春聯，除正房、大門外，還要寫一對聯貼在豬圈上，這對筆者自然是個新鮮事，只記得橫批寫的「六畜興旺」。他為人平和穩健，不急不躁，從來都是面露微笑。員工們若有所要求，都是由他向筆者父親轉達。此外還有一位賈先生，他為人機警幹練，善用炭筆為人畫像，畫得唯妙唯肖，只是領帶畫得較實物窄細。不想幾十年後，真出現過幾年的窄領帶熱。

懷仁堂製藥廠初期由喬師傅做飯，他做的麵食很不錯，不但手擀麵煮出來筋道，他還

擅長做一種硬麵長形花卷。趙先生給這種麵食取了一別名，叫「小結實」。筆者下午四、五點跟著孟先生練拳，有些餓了就同他們一起用餐。

懷仁堂藥廠還有一事值得一提，即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為地下黨做丸散成藥兩三次，都是十四兄樂元可介紹來的。解放區要藥數量，任務急，元可兄的永仁堂獨家難以完成，他需要找一家品質可靠又能為他保密的藥廠，因為這一任務不能在門市部明目張膽地進行，只能在藥廠裡解決。

筆者上初中時，常到懷仁堂藥廠要中國咖啡（學界給焦三仙取的別稱）、至寶錠外，最喜歡吃的就是大山楂丸，既酸甜爽口，又可消食解膩，增加食慾。

程紹武父子

程紹武老師傅從小就在達仁堂學徒，經過多年鍛鍊，成了一名參茸專家。他是七伯父樂達仁培養出來的心愛徒弟。不知何故開罪於當時的達仁堂副經理樂肇基，而七伯父實在捨不得放走這位愛徒，最後肇基向七伯父樂達仁表態：「您留我就別留他，要是留他就別留我！」七伯父不得已只得忍痛割愛，讓紹武離職。這時十五伯父樂詠西聞訊，立即把紹武請到他開設的永仁堂，讓紹武繼續在鑑別參茸方面發揮他的特長。

程師傅在參茸方面是個全才，在鹿茸方面上更是全面，從鋸鹿茸到燙茸等各個環節無

一不是操作老到，準確到位。他不僅為永仁堂的鹿鋸茸，也為懷仁堂的鹿鋸茸。筆者的父親告訴說，這兩家各養鹿三十多隻，都是純種梅花鹿，只靠鋸鹿茸，得益有限。四老爺樂敬宇的宏濟堂鹿場養有七、八十隻鹿，但鹿有青毛茸血統，同時還砍茸，即是在將要老的雄鹿之茸長到三叉或四叉時，將鹿的頭蓋骨連茸一起砍下。這雖然盈利，但害鹿早喪，二房的人不為也。

解放前，永仁堂藥店要鋸鹿茸時，先請程師傅檢驗該鹿的茸是否長到了該鋸茸的長度。鋸茸前的頭一天要將鋸茸之鹿趕至一空房內，房前有一狹窄胡同，鋸過一兩次茸的鹿不肯輕易就範，直至鹿把式在鹿後捅到鹿不耐煩了才一躍躡出。前面有網，眾人將鹿按住，程師傅用電鋸將茸取下，並在傷口處敷上止血藥七厘散藥粉。待程師傅回到店中，將茸稍晾後及時燙茸。燙茸要在微沸水中轉兩三百圈，根據鹿茸大小而定。涮少了則淤血不淨而呈黑底，涮多了則茸下皮會脫落。將茸內淤血涮淨成為白底，而又不脫落茸下皮為恰到好處。

紹武師傅中等身材，皮膚微黑，貌不出眾。有一天筆者問他：「五哥，你為什麼離開達仁堂？」他長歎一聲，答曰：「我是樂達仁的徒弟，得罪了樂肇基。」再不肯多說一句。

紹武與其弟紹奎共有子姪八人，分別名為：孝、悌、忠、信、禮、義、廉、節。紹武之長子程孝、次子程悌均在同仁堂藥廠工作，夏夜均愛赤膊坐在鐵杵白周圍，杵白蓋上放著各自的茶具，聊天至晚。親兄弟相貌性格很不相同。程孝貌似其父，略顯控臂縮肩，

性格有點內向。他喜愛京劇，尤其喜歡譚派老生，筆者曾為他拉胡琴伴奏，他引吭高歌〈打漁殺家〉一曲。其弟程悌五官端正，虎背熊腰，高大健壯，機靈活潑。他給同仁堂藥廠老員工左貴環取外號「二廢」。此外號不確，左貴環先生辦事踏實認真，一絲不苟。程悌少不更事，誤以為左先生是「費力不討好」，顯然此論欠妥。程悌還能模仿雜工錢歪脖的說話聲音。老錢有脖疾，故發音不同常人。沒過幾年，程悌的工資超過了先來同仁堂藥廠的乃兄程孝。程孝生氣地對他父親說：「我不幹了！」紹武說：「你不幹，能上哪裡去？」事後他對筆者說：「唉！我要先給周家麟送點禮就好了！」

紹武師傅教子甚嚴，兒子們的每月工資全都交帳，個人吃穿都由紹武統一安排。紹武要兒女每年照一張全身相，以便讓他們看到個人成長的歷程。紹武老伴中年癱瘓，女兒侍奉她多年，可惜的是女兒因累疾竟先母而去。

紹武之弟紹奎也在達仁堂藥店供職。他有一套個人獨到的養生之法：臨睡前先用一盆清水洗臉，再用此水洗腳，最後用此水漱口。他的理論是不傷元氣。同事都不接受他這個不衛生的行為，並因此送一「騷韃子」外號給他。常崇光師傅還告訴過筆者紹奎的另一件趣事：他白天做的事到夜裡說夢話都要重複一遍。某日他與一漂亮女士同去遊春，他連與女士同吃糖葫蘆的事在夢話中也照說不誤，讓夫人抓個正著，夫人把他叫醒與師問罪。

周家麟及其父親

筆者曾祖父印川公和曾祖母許葉芬住在上房院北屋，東廂房則是他們兩個女兒的閨房。東廂房後改為同仁堂藥廠的裡帳房。

裡帳房的負責人先後為老周先生周蔭棠及其子少周先生周家麟。老、少周先生曾當過樂佑申之女美琪所上聖新中學和筆者所上明明小學及匯文中學的中保人。

老周先生中等身材，生得是慈眉善目、和藹可親，光頭白髮，尤其那一對好看的雙眼皮，更顯得聰明睿智。筆者年少時，他就早已不做實際工作了，常在中午來帳房值會兒班。他常說：「你們都去吃飯，我來看門。」後來他兒子周家麟又成為能力很強的帳房負責人，遂在同仁堂眾員工中流傳著「樂家老鋪，周家老帳房」的說法。筆者曾將此說告之十四兄元可，他卻很強調地說：「這簡直是胡說，家麟是整個同仁堂和各樂家老鋪中一等等一難得的人才。他頭腦清楚，又肯實幹，你知道他負責的工作有多麼多，責任有多麼大啊！」少周先生瘦高個，背頭，雙目睿智而深沉，似乎總是考慮著什麼事。

一次，跟筆者家熟悉的裁縫李師傅，指著他的成衣包袱對筆者說：「這是給周先生家定做的綢緞衣服等物。」另一年春天，筆者父親帶領我們一家人到中山公園，去看盛開的牡丹花，花開茂盛，什麼魏紫、胡紅和姚黃等，爭奇鬥豔。那天遊人眾多，遠見周家麟與家人正在西邊賞花遊春。父親忙說：「躲著點，免得見面尷尬。」

少周先生辦事幹練，處理問題甚是機敏，工作時常立而不坐。他經常參加下午同仁堂辦公會，先要把辦的事彙報一番，然後把對這些事的處理意見說出來，供正、副經理以及與會的樂姓人斟酌參考。

老周先生去世時，筆者父親及當時同仁堂副經理、六哥樂益卿前去弔唁。六哥徵求父親的意見：「咱們行鞠躬禮嗎？」父親說：「不，對這些老員工，咱們還是磕頭吧。」

憶常師傅

常師傅名崇光，號芝坡，滿族人，自幼長在北京，十六歲即到天津達仁堂藥店學徒。他天生聰明，喜好學習，經常看啟蒙醫藥書籍，也看些《青城十九俠》、《蜀山劍俠傳》等武俠小說，促使他在文化上有所長進。他很有主見，而且能說會道，從而為他日後在各醫藥院校、藥檢所等地講學，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總之，他是一位文化程度較高，而且善於表達個人見解的老藥工師傅。

常師傅先後在天津、西安及北京達仁堂當售貨員，一九五四年提升為業務部主任；一九五六年調入北京同仁堂，曾任過工會主席；一九五八年調入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筆者於一九五八年底，從河南武陟縣農村勞動一年歸來，我們兩人同在生藥室工作。他對筆者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樂元可向我提到過你。」當時常師傅穿一件黑棉襖，中等

身材，體胖背頭，最顯眼的是他突出的將軍肚。他雙目有神，很有些不怒自威的神情。不久，我室幾位中青年知識份子向常師傅行了三鞠躬的拜師禮。

常師傅在樂家老鋪藥店工作多年，與筆者經常談起老人老事兒，兩人都有物是人非之感，兩人較為相知。又因我們兩人都喜歡京劇，筆者拉他唱，除師生之誼外，我們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我們向常師傅學習鑑別藥材的傳統經驗，同時他也向我們學習現代科學的有關知識，實際上這幾年是我們互教互學、教學相長的時期。一九六二年，所裡要檢驗各室人員學習老師傅的效果。生藥室出題的是常師傅，考一百種飲片的識別。他說他在往容易裡出題，筆者卻感到他有意掂量學生的分量。他為我們講過路分貨（不同產地的藥材）、鑑別藥材要抓住哪些特徵……等等。他在炮製方面也有豐富的經驗，常教我們那些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如炒蒲黃炭，按理論記載要勤翻動，但實際操作時，這樣做常是有黑有黃不易均勻的結果。而常師傅的做法則是炒到一定程度，即「見大色」後立刻點火一燒，外面全部成炭內裡存性（外黑裡黃）。

有一次，常師傅在樓下藥房核對藥方時，筆者來為夫人抓藥。小高抓好後請常師傅核對，發現小高竟把藥斗中相鄰的藥材抓錯了。誤把甲藥當乙藥，而且二藥的藥性相左。當時筆者就驚出一身冷汗，幸虧常師傅及時發現這一誤抓，才避免了一次醫療事故！

人無完人。常師傅自恃有過硬的基本功，不時流露出他的驕傲情緒，在藥房大談「什麼叫師傅」，引得眾人不快。又一次他拽過李老師傅賭賽認藥眼力，把藥斗中全部飲片

藥材磕出，清潔藥斗後再把幾百種藥材按藥斗上名稱全部放回。這一戰役當然是常師傅大獲全勝了。他常年在外交工作，也有幾個女友。在西安時認識一位江南女士，該女自幼不吃牛羊肉，竟陪他去吃涮羊肉。後來在北京，有一位女士竟成了他的二夫人，遂有了正房夫人和廂房夫人之分。他也飽受兩位夫人不和的考驗。解放後，婚姻法尚未公布，在全家人慫恿下，他把二夫人送與一友人。十年後，常師傅想請原二夫人兩口來家小聚，引起大夫人強烈不滿，說你到今天還沒忘了她啊！

常師傅喜用紅墨水寫他的書稿，完成後送給謝宗萬主任審閱。開會時，謝主任想在全所負責人未到齊時閱看該稿，他順手把書稿放在面前的小桌上。李澤琳倒開水時，不慎將水灑在稿上，以致紙浸字消，常師傅幾個月的心血毀於一旦。

常師傅自一九五四年轉到樂家老鋪同仁堂後，即成為了中層幹部，所以很懂規矩，能堅持原則。到中藥所後，他不肯把所裡開會的精神洩露。一次，所裡對每位員工的工作進行評價，據稱所裡對筆者的評價不錯，儘管我們二人很熟悉，但常師傅對本人卻隻字不提，他只說所裡指示：「會議上的內容，大家不要外洩啊！」

在中藥所任職期間，他寫有主要著作《中藥調劑手冊》，同時參加了編寫《中藥炮製經驗集成》等書。

一九八二年，他被調到中醫研究院所屬的廣安門中醫院，任藥房副主任。我女樂揚於一九八四年從中醫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廣安門針灸科。常師傅對她百般照顧，為了不讓

樂揚遠路上班，他曾建議她與他的孫女小紅同住一室。

常師傅一生清正廉潔，從事中藥事業六十年，向來不假公濟私，守著藥店或藥房，卻沒拿過一劑不花錢的藥。他的親友來看病，照例要排隊掛號。他的處世哲學是：「大丈夫無私情，不為二斗米折腰。」他的五個子女有四人任外地，院裡問他是否有意調回子女時，他回答說：「生活有老伴，生病有醫院，身邊有一女照顧足矣！」在整理他的遺物時，同事們發現有多封表揚信，還有幾封希望與他合作聯合開發藥材的邀請信，此外還有兩三封信被他畫了叉，內容是只要簽名即可掙大錢的所謂「宮廷秘方」。

常師傅出生在德勝門外，他說解放前該地區窮人多，往往別城賣不掉的貨，就拿到該區去賣。筆者拜訪過他德勝門的家，獨門獨院，房子不多，卻收拾得非常乾淨，家人進屋一律換拖鞋。院中種植各種花草，給人清雅宜人之感。他與夫人有個君子協定，兩人有意見時可以吵架，但只可以小聲爭論，以不驚擾鄰居為度。他說有理不在聲高。他發怒時也不輕易摔盆打碗，他平生只因發脾氣而損毀一小酒盅。搬到廣安門醫院後，他更有用了武之地，在自家小院中廣植藥用植物，栽滿了芍藥、菊花、連翹、金銀花及天冬等，他業餘時間親自澆水，侍弄這些花草。

常師傅和筆者都是京戲迷，他唱老生，音高而窄。登台彩唱幾次，他都是配演老生。在同仁堂工會組織的晚會上，他在《文昭關》中扮演的是東皋公。在中醫研究院彩唱過一齣藥材戲，他反串老旦，演的是知母。劇中人還有瓜蒌和天花粉父女倆。按植物生長

部位來看，天花粉是根，而瓜蒌是其藤上的果實，似乎此劇是反其道而用之。汽車司機王昆扮演一女角，面部化妝倒也不錯，只是他因勞作手大而糙。見他的司機也來票戲，引得台下觀劇的李院長忍俊不禁，掩口而笑。

常師傅還是位美食家，北京大小館子多有他的足跡，他對吃過的地方還能給出相當正確的評價。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在飯館吃飯時，身後常有人排隊候位，他就會對身後人說：「我可是慢酒，您最好另選一位吃得快的同志。」他不但吃中餐，也喜歡吃西餐，不同季節到不同飯館，例如秋季，他喜歡到什剎海吃烤肉季，邊賞荷邊吃肉。他是一位很懂生活的人，很會營造周圍氣氛。雨中他喜歡在自家小院撐起一把桐油傘，一邊觀賞雨景，一邊喝菊花茶，自喻為「小康之家聊避風雨」。他記憶力好，能把京劇、評書中的故事靈活使用，消化成自己的東西。兼之他口才極佳，能講三國、評水滸，娓娓道來，使聽者入迷。一九九〇年國慶前夕，他得知自己是首批老中醫、老中藥師傅帶徒拜師會中的一員，這個拜師大會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他高興異常，與二徒弟商量帶徒計畫。可惜無比興奮的情緒使他的心臟難以承受，就在晚上洗腳時，一歪身竟自去了，享年七十五歲。

常師傅與筆者既為師生，又是摯友，不論是討論藥材鑑定，還是說起京城舊話、京劇軼事，都是那麼投入合拍，那麼有共鳴。所以噩耗傳來後，筆者非常悲痛，立即驅車廣安門，見到常師母，執手而泣。請出常師傅彩色遺照，行磕頭大禮。按照老理，奉上用

灰色信封的奠敬。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常師傅離開我們已經十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猶在。他認真負責、鑽研業務的精神永遠值得筆者學習。



筆者兒時與兄弟在懷仁堂藥店鮮藥園。



筆者父親樂東屏（中）和懷仁堂的員工們在北
大房。



樂家老鋪懷仁堂